



思想者文丛

SIXIANGZHE WENCONG

SIXIANG

ZHE WENCONG

ZHEXUE YU

RENLEI WENHUA

哲学与人类文化

赵鑫珊 著

ZHAOXINSHAN ZHU

哲学没有句号
与我自己的灵魂对话
莎士比亚，舞台上空不落的太阳
我心目中的十字架
都市里的“乡愁”与“自白”
苦涩的酸果与哲学的苦涩
对爱情的哲学思考
哲学是舵，诗是帆
站在黑夜与黎明的交点上

上海人民出版社

思想者文丛



哲学与人类文化

赵鑫珊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屠玮涓
封面装帧 范一辛

·思想者文丛·

哲学与人类文化

赵鑫珊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周行联营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8.75 插页2 字数167,000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

ISBN 7-203-00078-6/B·17

书号 2074·521 定价 2.15 元

出版说明

学术争鸣,是思想与思想的撞击。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关键在于鼓励各种新思想的产生,支持各种观点的交锋。“思想者文丛”愿意为此而提供园地。

任何思想的形成,总是从不成熟到成熟,由点点滴滴而汇成一个整体,所以我们不独偏爱思想体系。只要言之成理、判之有据,只要对读者有启发,断想、随想及思想火花,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它的一席之地。

真理是开放的。在纠缠着正确与谬误的意见争论中,包含真理颗粒的新思想可能会失之偏颇,阐述老观点也未必就是陈腐之见。学术上没有审判官,真理自会在争鸣中愈辩愈明。重要的是,作者要对自己的思想和文字负责,读者有权进行批评与诘难。争鸣须在不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开展。

愿更多的思想者关心和支持我们的“思想者文丛”。

谨以这本著作献给我内外孤苦的岁月同我进行真挚恳谈和对话的太平洋波涛、海鸥、片云、星月、羊群、云雀、斑鸠、白桦林和紫罗兰……

我怀念大自然，就象浪迹天涯的游子日夜思念家乡的老母亲。即便是大自然的荒野一角，在我的内心深处也会唤起一种奇特的崇高感和壮美感。对于人类文化创造，这种荒野美和粗犷美无疑是一种更为深厚的心理背景。

在我看来，所谓人类文化创造，就是文化人同自己的灵魂、人类、世界和宇宙精神进行对话、进行沟通的一种精神活动。

序

青年时代，我害怕黄昏，尤其怕北大燕园未明湖畔古塔倒影、落叶满径的周末黄昏。

后来，在十年内乱期间，当落日的余晖斜照山头，长城内外，关河冷落，暮霭沉沉，我迎着海风，赶着归圈的羊群走下山坡，那情景，更会在我的深层心理上增添一种使人觉得大自然、社会和人的命运都有一种捉摸不透的根本惆怅和苍凉的悲壮感。

那是一个孤独的牧羊人在时代丧乱的岁月流露出来的一种悲天悯人的心境，而且往往带有一种当时连自己也说不太清的宗教哲学的神秘色彩，因为据说上帝就是最好的牧羊人。

如今，我依旧有些惧怕黄昏，怕怅望倚层楼、寒日无言西下、斜晖脉脉水悠悠的上海黄浦江畔的黄昏。也许，我这一辈子，到老到死都会怕它，因为只要我活着，只要

我还在深深地感受、企图理解这个世界，我就是个追寻旅思、望尽天涯归路的羁乡之魂。

远在几十万年以前，原始人对黄昏就有一种本能的恐惧感。因为它即将引进的是漆黑的夜，预示着猛兽和鬼怪的袭击。今天，黄昏对现代文明人则意味着命运那部分荒诞存在的潜在威胁。现代人对这一威胁的意识远比我们祖先对猛兽和鬼怪袭击的意识要严峻得多，强烈得多。因为它是无形的猛兽和鬼怪；因为它躲在我们自身内部，藏在暗处，我们却在明处。我们容易被“暗箭”袭击，落下命运为现代人设置的陷阱。

我可不是一个天涯倦客。我还没有疲倦感，还没有一丝生的倦意。我总是在追求某种永恒、固定和颠扑不破的人生常数（不变量）和宇宙常数。这正如我在写给贝贝的一封信中所说：我是双桨，你是白帆。让我们风雨同舟，驶向一个平安、宁静的港湾。

有时候，我发现了人生的恒量，自以为也找到了它，可就是不能占有它。近年来，我才渐渐明白过来，我所追求的，原来是“自我”，是我自己的影子，是追求心理过程，是追求本身，是精神浪游过程本身。一句话，我是在追寻人性，追寻人性复归。

人类文化创造过程正是这样一种不断追求的过程。每次写作于我，都是西西弗斯一次甜美的苦役。小写作，小甜美苦役；大写作，大甜美苦役。

我自我有不得不写的原因和理由，恰如蚕不得不作茧。倘若我不写，那就只有让赤裸裸的人生压抑、苦闷和孤独向不设防的我渐渐合围。所以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在

黄昏走投无路、茫茫然的时刻拿起笔来写点什么，目的往往是借以获得精神上的慰藉、自由和解脱。罗素说过，哲学创作于他，仿佛是从山谷的小天地中解脱出来，突然来到一个多姿多彩的广大世界。

又何止是哲学创作呢？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以及其他一切的人类文化创作皆有这种神奇的精神治疗的功能。

同我的青年时代相比，我现在毕竟是成熟了，毕竟经历过四十多次叶绿叶黄、春去秋来的风风雨雨的坎坷岁月，快走到孔夫子所说的“知天命”的人生阶段。

“知天命”的标志是我渐渐学会了如何安然无恙地通过太阳和月亮的封锁线，度过白天同黑夜的交接点——即将落进夜茫茫的黄昏。写作于我，便是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抗击黄昏向我渐渐合围、企图吞噬我的生命的一种最有力的、迅速见效的武器和手段。这里收集的每一篇小东西，几乎都是我对黄昏的一次次抗衡的记录，都是一次次小小的“自我发现”，都是一次次“突围”。

我抗击黄昏时的心境和状态，即写作时的心境和状态。每次写作是否顺手，是否成功，取决于这次抗击是否有力，是否成功。

我幸福。因为我的生命在燃烧，我在按我自己的方式抗击；因为我有力量奋起抗战，抗击命运的荒诞和不可测度那部分的存在。命运不可测度的那部分，都具有荒诞的性质。面对荒诞，我只有“背水一战”，别无其他选择。

记得美国有首歌曲《爱情的故事》，其中有这么一句歌词：“自从与他相识，我空虚的生活才有了意义。”

在有关我自己的故事中，这个“他”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是我多年来苦苦追寻的一个比较好的“自我”——从我用写书的方式开始追寻“自我”，“表现自我”，我的日子才有了一层意义，有了着落，有了一个越冬的草窝，有了一块挡风遮雨的栖身之地。

1984年1月25日，我在日记中匆匆写下了这么一句：

揭示上帝、大自然和人(God·Nature·Man)这三重结构的真相，是支撑我继续活下去的人生使命。

我写这本书，正是企图作这种揭示的前奏和精神准备——准备进入角色，探索天道、地道、人道。

近年来，我收到全国各地一些青年读者的来信。信中说写的东西在他们心中引起了共鸣。共鸣什么呢？我想，概括一句话就是对命运那部分荒诞的存在各自按照自己的方式作英勇的抗击和反包围。因为我们都在顽强地抗战。尽管你我素不相识，但我们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我再说，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种种危机的最深根源是人与人性相遭遇——人最难对付的顽敌原是他自己，是人性中的劣根那部分。这不仅是当代哲学的研究课题，也是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共同关心的根本命题。

每个人(不分种族，也不分国籍)都在同遭际、命运和他自己的另一半灵魂作战。这一战场原是人类共同承担和分享的。它在几十亿个不同的小战场上日夜进行着。他们相互之间提供经验，彼此安慰，相互鼓励——哲学、科学和艺术作品的最大功能，都在这有力的提供。

我想，我的哲学至少应把自己的抗击心境传达给别人，并推动他们去进行思考，力尽可能多地为孤独的战场进行沟通和串联，告诉他们，大家并不是在孤军奋战。整个地球上的人类居民都在举枪，抗击。整个人类智慧（包括几千年的历史）都站在他们的身后，作他们可靠的后盾。

我经常是在暮色苍茫时分开始伏案握笔，往白纸上随意写点什么。写作使我心中顿感亮丽，兴奋，情绪高昂。它使我安然度过了许多个徬徨、无着落的黄昏，沉沉的空旷黑夜，走进了灿烂的梦乡，迎来了一个个亮的黎明。

在这个世界上，大概唯有写作这块小天地才是完全全属于我自己的。其他的一切（甚至包括最珍贵的母爱和情爱）都有可能发生变故，中途突然失落，从我的生命中被剥夺掉。

是的，只要我在写作，在填满一个个空格子，我可怜的心，焦灼烦乱的灵魂，才是平安的，踏实的，沉静的。这种心情，大概同在梯田上勤奋耕作——“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山野农民相仿佛。今天，我才真正体会到了“笔耕”二字的神圣和它的庄严涵义。

写作于我的生命，宛如深呼吸，恰似新陈代谢。它重新调整、组织了我的时间，安顿了我的生命，赋予我的生命以一层崭新的意义和无限追寻的空间。

自由的大小即追寻空间的大小。

——“是谁叫我到这块圣地上来的？”

因为这边敲着庄严、和谐、优美的钟声！”

1986年岁暮于上海社会科学院

东西文化比较研究中心

目 录

[1]	序
[1]	存在与生命
[5]	人生即选择
[11]	拓荒,理论的勇气
[16]	哲学与文化创造
[22]	哲学教授与哲学家
[27]	苦涩的酸果与哲学的苦涩
[34]	哲学思絮
[53]	真善美的简洁性
[63]	发现谬误就是迈向真理
[66]	哲学没有句号
[69]	罗马俱乐部的探索
[74]	历史与哲学智慧
[77]	人创造了自然数 读〈数学是什么?〉

-
- [83] 伟人的一生使命感
- [88] 科学,也是艺术
- [91] 波普尔的心路历程
- [97] 弗洛伊德的隐私和他的学说
- [119] 音乐·文学·哲学
——评《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
- [127] 19 世纪德国浪漫派音乐
- [140] 柴可夫斯基,俄罗斯音乐灵魂
- [144] 叔本华的音乐哲学思想
- [150] 物理学家的音乐灵感
- [155] 哲学是舵,诗是帆
- [159] 文学与哲学,民族精神的双亲
- [163] 用线条和色彩写诗的哲理诗人
- [170] 生态学与文学艺术
- [175] 钢筋混凝土诗人
- [179] 莎士比亚,舞台上空不落的太阳

-
- [192] 现代西方文化与咖啡馆
- [197] 第一流的文艺作品何以不是出自集体的
合作?
- [210] 我们能否贡献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
- [215] 一个大城市居民的“乡愁”和自白
- [219] 白云、羊群和暴风雨
- [225] 黎明前的悠缓马蹄声……
- [229] 站在黑夜与黎明的交点上
- [232] 哦,荒野之美!
- [236] 蓝天白云底下的十字架
- [240] 我心目中的十字架
- [243] 对爱情的哲学思考
- [248] “山雀鸟巢”——我的栖身之地办公室
- [252] 我的哲学道路

存在与生命

入秋以来，在拥挤不堪的电车上，在梧桐树下，在斜风细雨中，或在仰观掠空而过的雁群和黄昏后那颗孤独的一等视明度的最亮恒星的时候，你总是用先秦诸子或古希腊哲人的口吻同我谈起“存在”与“生命”这两个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

是的，有的人只是现时当前“存在”于有限的时空之中，而没有一丝“生命”的色彩和气息——梦幻的花，遐想的叶，春的小风，秋的叹息。有的人却超越了此时此地的甲壳“存在”，获得了“生命”的斑斓和绚丽，无限和浩大，奔放和跳跃。

莎翁笔下汉姆莱特这段独白便是企图作上述哲理的超越：“上帝啊，就是把我关在一个胡桃壳里，我也会把自己当作我是拥有无限空间的君主。”(O God, I could be bounded in a nut-shell and count myself a kin-

g of infinite space,……)我以为,一切真正的科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都是把自己当作是拥有无限空间的君主。企图冲决“胡桃壳”的存在,乃是他们从事文化创造最内在的、最深厚的和最顽强的动机。

存在是狭小的,生命是广大的;存在是压抑的,生命是自由的,解脱的;存在是凝固的,生命是运动的;存在是单调而刻板的,生命是活泼而富于变化和弹性的;存在是被动式,生命永远是主语;存在是消极的,生命是积极的;存在被环境和命运牵着鼻子走,生命则驾驭环境和命运;存在本质上是黄昏和黑夜,生命则是力图安然度过黄昏和黑夜的黎明。

人生的意义不是“存在”着(因为山羊和紫罗兰,还有废墟上的一块碎砖,一片破瓦,也同样“存在”着),最最重要的还是获得生的价值和觉醒:

清醒地知道你为什么要到这个人世间来走一遭。

这种清晰意识的获得,当然不是通过科学的逻辑论证,而是通过非理性的不断体验,潜意识的不断感受。

存在和生命经常遭到不幸和痛苦的偷袭,就象夏夜乘凉者遭到蚊子的凶恶攻击。但只有存在才被击毙,生命却把不幸和痛苦吞噬、升华。

也许,人的最大不幸的根源就在于当我们每个人脱离娘胎,呱呱落地,赤身裸体来到人间,并没有事先得到本人的同意。其实,我们每个人并不愿意到这个世界上来走一遭的。不然,每个婴儿为什么都要大哭大闹一场?为什么人生第一声不是笑声,而是哭声?如果婴儿不哭,护士小姐还要打他屁股,一直打到他发出哇哇的哭声

为止。这哭声，预示着人生的艰辛，婴儿预感到他要到这个世界上来受苦受难。当死亡来临，召我们回归尘土，又有谁来征得我们的认可和默许？由此可见，我们的存在是多么被动！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根本被动，根本屈从，也是先验框架里的根本痛苦和压抑。

存在遭到一次痛苦的袭击，应给生命带来一次清晰的意识，人生使命的意识。痛苦促使了哲学思维的发展，哲学智慧是以普遍的痛苦为昂贵代价的。

谁崇敬生命，谁就是对人生使命的意识和崇敬。

——愿你和我，还有他（她），每时每刻都感到自己的生命在有力地搏动，不断地自我选择、不断地完善、不断地创造出一个个新生命，而对存在的方式、好坏、优劣和长短并不很介意和计较。

这叫什么？这就叫“超脱”！从现时当前的有限形相，进入心灵的渺远无穷，挖掘生命的多层次，开拓主观精神空间多维向度。

我们对生命的共同理解应是：不要让它冒烟，而要让它熊熊燃烧。冒烟70年，不如完全燃烧3年。

——愿我们的生命强过存在，幸福大于痛苦，最后把痛苦、压抑和孤独感也化成散文，化成诗，化成一首难忘的夜曲，化成一幅山水画，化成深夜的哲学冥想，化成科学的探究……

唉，活着毕竟还是好的：

一夜虽哭泣，黎明清晨必有欢呼和笑语。

希希，你听见了吗？我在跟你说话呢——不是用

声音说,不是通过空气的振动,而是用心弦,用心弦
的颤抖,通过心灵电磁波的互感和神秘振荡……

